

苏素 首发阵容

女版『韦小宝』之最宝气、最爆笑、最浪漫江湖传奇。

一段江湖情，崩溃江湖好儿郎！一个宝器女，激得江湖波澜起！
欢乐、悬疑、爱情……尽在宝器江湖！

宝器江湖

BAOQI
JIANGHU

苏素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晨光出版社

这是一锅烂炖的江湖，这是一锅熬不烂的八宝粥。

材料：宝器女猪一只，冷面闷骚男、痴心腹黑男、自恋男各一只，抽风配角若干，崩溃龙套若干……



晋江原创网
HTTP://WWW.JJWXC.NET

口味：爆笑、悬疑、狗血之爱……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20213号
I. 宝… II. 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ISBN 958-7-2414-3247-7
定价: 35.00元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发行

宝器江湖

BAOQI
JIANGHU

苏素著

作者: 苏素
责任编辑: 王霞
特约编辑: 王霞
封面设计: 王霞
版式设计: 王霞

出版发行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社址: 云南昆明市
电话: 0871-4186370

经销: 新华书店
印: 昆明市晨光印刷厂
开: 本: 187×1092mm 1/16
字: 328千字
印: 19
版: 2009年4月第1版
印: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
印: 1-2000
定: 35.00元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晨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宝器江湖 / 苏素著. —昆明: 晨光出版社, 2009. 3

ISBN 978-7-5414-3247-7

I. 宝… II. 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0513 号

书 名: 宝器江湖

作 者: 苏 素

责任编辑: 潘 燕

特约监制: 孟 祎 杨 俊

特约编辑: 王 霞

装帧设计: 八 牛

出版发行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

社 址: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电 话: 0871-418627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mm 1/16

字 数: 328 千字

印 张: 19

版 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5000

定 价: 26.80 元

ISBN 978-7-5414-3247-7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录

contents

- 开篇 001
- 第一章 逃婚的五十郎 002
- 第二章 卸剑山庄 018
- 第三章 灵犀剑的新主人 034
- 第四章 一剑钟情 049
- 第五章 隐藏的真相 079
- 第六章 甜蜜的旅程 093
- 第七章 横生变故的无双 109
- 第八章 暂且别离 124
- 第九章 崩溃的相处 136
- 第十章 坠崖 152
- 第十一章 落花之意 165
- 第十二章 无情少宫主 180
- 第十三章 家人般的随行 194
- 第十四章 第一门 206
- 第十五章 徒劳的比试 220
- 第十六章 大恸 233
- 第十七章 重逢的暧昧 246
- 第十八章 破局而出 261
- 第十九章 黎明前的黑暗 273
- 第二十章 峰回路转 284
- 第二十一章 喜结良缘 294



开篇

第十五回

第一章

萧家很有种。

不是说别的，从老祖宗的老祖宗开始，萧家就没有过女丁，统统都是男丁，一代一代，到了萧老爷这里，已经是第十五代了。

祖宗有训，为了有个女娃娃，萧家每代子孙都必须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喜坐，第二不生到憔悴，不许罢手。

终于，在萧老爷五十岁这年，喜获女仔。

全家皆喜，萧老爷甚至办了场体面的金盆洗手仪式，以代表自己从今往后不再辛劳播种。

金盆洗手的仪式上，萧老爷意气风发地替女娃取名……萧五十娘，以纪念自己光辉的戎马一生。

所有的姨太太皆泪流满面，喜极而泣。

至此，流水宴不断，足足宴请了十天。

整个扬州城万巷皆空。

很多年后，都还会有人感慨地回忆：为什么萧老爷生完第五十个男娃就收手了呢。明明还有那么多姨太太可以再努力的嘛，反正萧家大业大。

这些都不是重点……关键是郎与娘之间，大家选择记得的始终是五十郎。

因为萧老爷一直在生男孩，大家都忘记了他可以生女孩这个事实。

所以在外人的眼里，萧老爷是有五十个儿子的。

最小的那个叫……萧五十郎。



第一章

逃婚的五十郎

“五十郎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嗯，想美人儿。”

微风拂过，将柳絮吹满整个扬州城，漫天飞舞，像下了初春的第一场雪。一品香的二楼，坐着两个小小的少年，凭窗远眺。

“是在想段家的小少爷？”

“嗯……他也算是个美人儿……”说话的这人，整个身子简直都瘫在了椅子上，抛起花生，然后用嘴接住，自己玩得不亦乐乎。

“五十郎，为什么伯父会许个男人给你……”说话的是个弱质少年，说两句话就咳嗽一声，眉头皱成了山，“可是你才刚刚十五，听说你家的四十郎都没有相亲，为什么跳过你的哥哥，直接给你定了亲？”

“嗯，因为我长得俊。”大眼睛骨碌碌一转，萧五十郎的唇边就笑出两个小小的酒窝，小而翘的鼻子随即皱成一团。

实在是个面团一样粉嫩的孩子。

“可是，五十郎，你爹爹给你许的是个男人啊。”

“啊……嗯。”五十郎的眼低低地垂下，睫毛扇啊扇，不知道想些什么，“大概是个男人吧。”

当然是个男人。一个长得文质彬彬，笑起来温和，举止优雅，长得跟段家的水仙花少爷，是整个扬州城都知道的。萧五十郎每天对着镜子照镜子能照得昏过去，半夜三更对着水池梳头发，每天躲在绣房里描草绣花。

这样的男人，居然要做自己的夫君。
太可怕了。

“五十郎，你是嫁过去吗？”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显然这话戳痛了五十郎心里最隐晦的伤痕。

“不嫁。”小手握成了拳头，五十郎的牙咯吱咯吱地磨动，“让那个水仙花嫁过来。”
开玩笑，萧家家大业大，没有理由嫁去次一等的段府。

听说那里池塘里连水也没有，整个府中连面像样子的镜子也没有。
真是落魄啊！

“可是，五十郎，你为什么这么生气？”

“因为……这个阉人，居然派人上门，要求退了这门亲。”

太丢人了，居然被这么个阉人退亲。

退亲的理由更加荒唐，段水仙遣人送来一幅自画像，叫嚣道：如果萧五十娘的容貌能美过自己，便无条件地接受这门亲，如果逊色于自己，那么，就此将两家的姻亲给断了。

最让人气闷的是，画像上的人，飘逸若仙，超凡脱俗，的确有洛神之姿。

不要说萧五十娘，就算萧老爷五十个姨娘里，也没有一个能抵得上段水仙的一根汗毛。

“那个阉人，如果叫我碰上，我先揍他一顿，让他知道妇纲何在？！”萧五十郎的拳头高高举起，一拳砸在桌面上。

惊得隔壁桌上的青年人“扑哧”喷出好大的一块水渍。

本来喷出来水渍也没有关系，偏偏他还戴着个薄薄的面纱，这下，面纱都喷湿了，贴在他的脸上，勾勒出一个柔和的轮廓。

虽然看不真切，却的的确确是个很俊美的男子。

眼眸漆黑若星，眼波微微流转，鼻梁高高，薄纱下的嘴唇薄薄的，因为湿了面纱，纱和唇紧紧地贴在一起，显得更加性感。长长的头发，仅仅挑起一小绺束在玉冠中，其他的，如绸缎般滑落在肩膀处，肩膀细细地抖动，带着如绸的发丝亮闪闪地微颤。

他就这么一身白衣，旁若无人地坐在那里。

“丑人多作怪。”五十郎的眸转过白纱男的脸，嘀咕着。

白纱男并不懊恼，转过杯子，眼眸流转，璀璨带彩，也跟着轻轻哼了一声。突然慢慢站起，姿态优雅，五十郎半躺着，头向后面仰去，倒着从椅子的缝隙里看过去，只见他的

腰际并排扣着两把镶金戴银的白玉剑，微微一动，叮当作响，清脆悦耳。

“你原来就是五十娘？”

他的声音很悦耳，低低的，像暖风拂过的感觉，那个“娘”字咬得异常清晰：“就是这个被退了亲的五十娘。”

没有人敢在自己面前提那个“娘”字。更何况是这样提起。

他的语气淡淡的，却让五十郎的牙忍不住上下挫动起来。

加上他眼眸里流露出来的淡淡的讽刺意味，五十郎再也忍不住，扔掉手里的花生就扑了过去。

她学得不多，学来学去，跟护院的就学了一招。

名字叫做猴偷桃。

看五十郎扑了过来，白纱男惊了一惊，闪身就要躲她，一扑一躲之间，五十郎已经有了主意。先前她便注意到，这个白纱男有强烈的洁癖症状，抖衣坐下之前，要在凳子上铺上厚厚的一沓布料。

吃食的时候，筷子是从自己的行李里掏出的，却仍然擦了又擦。

所以，五十郎扑过去的时候，事先吐了口痰，直直地横擦过去，果然白纱男厌恶地躲开了这口痰。

就是要这一刻。

五十郎的手伸了出去，一招猴偷桃使得风云变色……

白纱男的脸瞬间红到了脖颈，仓皇之间，两声清脆的碰击声，双手已经握上了腰间的两把白玉剑。就算这样，五十郎的手已经擦过“脆桃”，顺带捏了一把。

“五十娘，你不要脸。”

气急败坏的白纱男的脸由红再变白，气得浑身直颤。

自己在江湖上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地痞流氓的女人，光天化日的，居然要流氓！

“切，那么个小桃，也出来放肆。”五十郎笑得恣意，伸手比划了一下。白纱男的脸立刻由白再变成了青。

“好，五十郎，我段水仙今天立誓，一定要以你的血来雪耻！”怒极反笑，白纱男已经气到极点。

哎，段水仙？

没有来得及诧异，那双白玉剑就已经挥到了眼前。

“范成，我对不住你，你家老小，我会帮你扛着……”五十郎悲怆万分，一副好兄弟诀别状，一挥手，“嗖”，横飞出去的是一同吃饭的病弱青年，他眨巴着眼满脸泪花呈抛物线状砸向段水仙。

带着白纱的段水仙只停顿了零点零三秒，顺手便接过空中袭来的第一暗器。就这几秒的光阴，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萧家的五十娘手忙脚乱地攀上窗格，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以狗吃屎之态，摔下了二楼。

等追到窗口的时候，五十郎已经手忙脚乱地站起，抬头看来。

楼下的五十郎，怀抱猪仔，头插鸡毛，仰望朝天，竟然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咧开摔成香肠的大嘴，一边大笑，一边喊道：“水仙宝贝儿，你相公我先走一步，下次继续切磋武艺。”

嘴里说着，手里比划出个桃状，脚却丝毫不带含糊，一路发足狂奔，不多时，连影都瞧不见了。

伫立在窗口的段水仙，面无波澜，星眸远眺，好半天，从面纱的下面，缓缓地微微地扯起一边的嘴角。

“少爷，要不要把萧五十娘追回来？”身后是青衣的侍卫。

段水仙缓缓抬起一只手，微微摆了摆，然后转身，心情愉悦道：“不用，我自己来追。”

萧五十娘，倒真是个很好的玩具呢！

那么说，退婚的事的确可以缓上一缓。

五十郎溜风地跑回萧府，府前站着面色铁青的萧老爷，正提着木棍，目光如炬地扫来，看见倒插鸡毛的五十郎，更加气不打一处来。

“段家少爷已经在前厅了，你看看你，什么样子！”

八干妈的，五十郎凌空翻了个白眼，这个死阔人居然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自己这么一路抄着小路赶回来，居然还是落在这么个人妖后面。

“你还傻愣，”萧老爷的棍一下子落过来，惊得萧五十郎蹦了老远，“你看看你，什么样子，快去换衣服，接客！”

接客！？萧老爷估计气疯了心，连老鸨的台词也一并抢来了用。

“我不去，”五十郎的嘴撇得老高，“他来退亲，难道还要我站在前厅，鼓掌表示欢迎

吗？”

自家老子估计老糊涂了，前任准女婿，也要这么重视。

“谁说他来退亲？”萧老爷的胡子一翘一翘，怒容满面的脸上突然露出一朵大大的笑容，像朵大波斯菊一样，从嘴边蔓延出去，“恰恰相反，他是来送文定的。”

转手一伸，一块上好的白玉，雕成了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猴子，眯着眼睛正在挠背。

五十郎想起茶楼上，段家小少爷面色铁青地护住下体的样子，突然扑哧一声就笑出来，大笑道：“好好好，我去会会他。”

这块玉应该是早就刻好，经过早上的那一遭，现在拿出来，真不知道段水仙怎么想的。

真是个古怪的少爷。

还没有推开闺门，就听见自己房间里一派打斗声。

四十九姨娘扯着三十姨娘的头发，二十姨娘扯住十姨娘的头发，落败的其他几位来送衣服的都躺在地上，哼哼唧唧地哭。

满屋子的锦罗绸缎，一屋子的珠光宝气。

看见五十郎进来，都宝贝儿、宝贝儿地围了过来。

“我的小五十，你穿紫色最好看……”

“不对，鹅黄的适合你！”

“哪有的事，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知道，当然是艳红的最美！”

不消片刻，一屋子的姨太太又争斗起来。

吵得五十郎头都要炸掉。

大叫：“好了，紫色的穿最里面，大红的套做中衣，最后来个鹅黄的披纱。”满脸的怒容，五十郎面临崩溃的边缘。

几个姨太太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敢再说什么。

在萧家，五十娘就是宝，一尊会活动的小祖宗。

平时是不大发脾气的，如果发了脾气，那肯定是惊天动地，所以，大家立刻七手八脚地按照五十郎的提议，将衣服一层一层地套了上去。

像个堆得高高的宝塔菜。

“那么珠钗……”

“全部插上！”五十郎一掌拍在梳妆台上，将铜镜震得滚落下来，惊得几个姨太太一拥而上，将满匣子的珠宝挂满了五十郎的头。

沉甸甸的，宝气十足。

“那么胭脂？”

“浓浓地涂一遍。”管他香的臭的，都厚厚来一沓，最好让那个段水仙看不到。

最后定妆完，几个姨太太都没有声音了。

实在是震撼的效果。

就像一尊宝塔，刷满了白粉，颤巍巍的顶上一宝塔尖的珠宝。实在诡异得很。

“怎么，不好看啊？”五十郎一开口，粉刷刷地掉。

众位姨娘都捂住嘴，不忍心开口。

当然更不敢提意见，明显的，小祖宗已经很不耐烦了，如果再从头梳妆，估计立刻要掀桌子暴走。

“好！好得很。”难得几位姨娘异口同声，间歇嘴角抽搐。

“嗯，走，去会会段水仙。”宝塔菜般的五十郎，一路走过，头上乒乓直响，擦栏杆的几个小丫头，一眼看过去，有一个竟然从栏杆上面直直地摔了下来。

“嗯，这就叫沉鱼落雁！”萧五十郎得意地点头，眼睛笑成了小月牙，跟在她身后的几位姨太太都要哭出来了。

事情过后，五十郎这种装扮，肯定丢尽萧家的脸，到时候，萧老爷肯定会暴怒！

转过走廊，到达客厅的时候，五十郎就听到段水仙温文尔雅的声音：“萧伯伯，不要紧，女孩子装扮是要费些时候。”态度好得几乎让五十郎以为是自己听错。

“爹爹，我来了。”

五十郎提起三层飘逸的裙摆，一脚踹向虚掩的门，“咯吱”一声，门抖抖地打开，门后面伫立着一脸哀怨的丫环，满脸被门架子打伤的红棱印，一脸的欲哭无泪。

默……

前厅的几位都成了石头人，一起瞪大眼睛看向门口的宝塔菜，衣服是红的发紫外加狗屎黄，脸上的粉扑簌扑簌地还在往下掉，嘴巴红红的，咧开嘴一笑，萧老爷的一口气差点没有出上来。

最可怕的是满头暴发户似的珠宝，像释迦牟尼一样，一个半圆一个半圆地笼罩满整个头。

“五十娘……果然风姿绰约！”段水仙最先合上嘴巴，态度中肯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。

“好说好说。”五十郎走过去，巨掌一挥打在段水仙的背上，抽得段小少爷咳嗽不

己。

“五十娘，成何体统，你太放肆了，快给段小少爷道歉！”萧老爷头顶的青筋就要爆裂开来。

段小少爷一面咳嗽一面摆手，眼泪汪汪地辩解：“不关五十娘的事，是我自己不好，咳嗽的不是时候。”

奶奶的，先前在茶楼，不知道谁那么彪悍地举着双剑，又砍又杀，现在到了萧家，居然扮起了柔弱公子。

萧五十郎的眼狠狠瞪过去，一下子愣住。

先前靠得远，自己心里火，居然没有注意到段水仙的面纱已经撤下。

他的相貌居然比画上更美上十分，不，甚至是五十分、一百分。

明明秀美得像洛神，却自有一副翩翩佳公子的贵气混在其中，嘴唇嫣红，微微一笑，白花花齿便微微露出，明明美得惊人，却自然带有股子男儿气。

矛盾而诡异的结合体。真的是世间少见的美男子。

难怪他会自负成这样。

“我看萧妹妹端庄文静，想来以后肯定合母亲的缘。”啪，折扇一打，段水仙笑眯眯地故作斯文。

“萧伯伯，我斗胆求个事。”他的眼眸一转，骨碌碌在五十郎的身上打了个转，让五十郎平添一份寒气，从脚直冲头。

“好好好，都是一家人，你说你说。”萧老爷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，“贤婿”二字在口里转了半天，终究给强行忍了下去。

“母亲前日去寺庙还愿，感谢上苍给段家定下这门好亲，所以，答应了住持，手工刺绣观音像一百幅，月底送去寺庙。本来是福气的事，可惜，母亲大人年老眼花，绣像到今日才完成了五十幅，我想，萧妹妹以后就是我的内子，况且这个事情，也是为我和妹妹祈福的事，所以……”嘴角含笑，段水仙含情脉脉地看着萧五十郎，眼睛里温柔地可以滴出水来，“想让萧妹妹一起为我们的将来祈福。绣完那另外的五十幅。”

我绣你个头，五十郎的手抖了又抖，眼神凄凉地看向萧老爷，完了，以往考查绣工，都是自己差了丫头买的现成的绣品。

果然，萧老爷一听段水仙的请求，笑得更加欢畅，他一直以自己女儿的绣工为傲，难得有个显摆的机会，巴不得立刻让五十郎当场绣一幅，以显示自己女儿的秀外慧中。

举着“贤婿啊，你放心，你五十娘妹妹的手艺是超一流的，明天我就让她给你绣，绣满五十幅，给你送过去。”果然是丈人看女婿，越看越开心，一不留神，萧老爷的“贤婿”终于脱口而出。

“那就有劳萧妹妹了。”依然斯文有礼，不过看向五十郎的时候，段水仙的眼瞬间抛了个媚眼。

妖媚之极，让萧五十郎有一瞬的骨头酥麻的感觉。这种感觉，直到段水仙匆匆告辞，自己被押往绣房时，才彻底消散。五十幅观音图，去她奶奶的祈福！五十郎左手拿针右手拿绷，一连奋斗了四个时辰，从落月奋斗到了初日。绣绷上苍凉地绣了个粗大的线头，纠结在那里，满绷子的针眼洞洞，是五十郎发泄过后的成果。

这种日子没有办法过了。

所以一定要离家出走。顺带笑傲江湖！

“阿碧，我要离家出走……”五十郎推窗，对月嚎叫！

“带上我的暖炉，带上我的贴身小被子，带上我的脚盆……”五十郎唾液横飞，一直数满一个时辰，“最后，还要带上我的马桶，没有它，我拉不了屎。”突然转身，五十郎的表情要多严肃有多严肃！

“你知道吗？那样后果会很严重，会得痔疮，会便秘！”

阿碧小丫头处于严重的石化状态，没有看过离家出走的人，这么嚣张！连马桶也要自备。

好吧，小姐，你真是帅到掉渣，有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的个性。最后，五十郎连一块衣料都没有带上。

管理运输的阿碧小丫头，在运送马桶的过程中，被大护院当场擒获，一招明晃晃的抓奶龙爪手，隔着马桶，将阿碧小丫头塞在胸前的棉花团抓得粉碎。

连带着门口一大串准备的东西，都被截在了当场。

萧老爷亲自举着火把搜寻宝贝疙瘩五十娘，整个萧府一副繁荣昌盛的情景，一直到三更，萧府的方圆百里都是星星点点的火把，亮遍了整条街。

“阿爹，对不起，我要快意江湖，就只能做个不孝的女儿了。”缩在狗洞里的五十郎

蹲了足足三个时辰，两腿抖抖地，跟小儿麻痹一样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看着萧老爷举着火把满院子跑。

一直到了三更天，全院子才安静下来。

狗洞边的大黄，用眼睛哀怨了一万遍啊，一万遍。

这么大个活人堵在自己的窝窝前，屁股那么大，将洞堵得死死的，自己不过和隔壁家的小白偷个情，就无家可归了。

天理何在啊！狗权何存？！

一直等到了四更天，除了倒夜香的老伯，老眼昏花地颠来颠去，一切都各归各位，萧五十郎才从狗洞里爬出，灰头土脸地摸了把脸。

从胸口迸发的激情，让她精神大振。

江湖，我来了！

段府的池塘边，静坐着一抹白，对着满池的锦鲤，微微地笑，手里捏着的一小块馒头，临水高高地举起，引得水里的锦鲤随之游弋，性急的几只甚至跃出水面，向着馒头跳了又跳。

“少爷，萧家五十娘，昨天夜里离家出走了。”

“哦？”干净修长的手指，将捏住的馒头揉得粉碎，刚刚一掉入水中，就被蜂拥而至的锦鲤吞食干净，“她往哪个方向去了。”

青衣侍卫抱拳，恭敬道：“回少爷，向着苏州方向过去了。”

嗯，苏州第一庄，最近刚刚办了赏剑大会，两把古剑，据说是能认主的，引得江湖上不少成名的大侠都追了过去。

萧家的，估计也是冲着那里过去了。

刚一想到萧家的小丫头，脑海里就出现了一双黑溜溜的眼珠，骨碌碌地转，那大大的眼睛下面，是小小的鼻子，因为大笑而皱成一团，粉嘟嘟的小嘴咧得大大的，一点都没有女孩子家的自觉，白玉般的手指凌空比划出个桃状……

自己自懂事以来，就发现少有女性能在自己面前露出这么活泼的样子。一般的女子，看到自己的模样，通常是痴迷，表情呆呆的，要多无趣有多无趣，倒是这个丫头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，居然能无视自己的容貌，以看自己出糗为最大的乐趣。

想到这里，段水仙嫣然一笑，心下愉悦，转头对着呆看的青衣侍卫道：“你去准备准备，明天我们便出发去苏州第一庄。”

青衣侍卫哑然地张口，痴呆状看向自家的少爷，问道：“赏剑大会来了好几次邀请函，少爷不是都拒了吗，为何今日又想到去了？”

段水仙轻轻“啊”了一声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：“不错，那种沽名钓誉的聚会，我本来不想去的，不过，如果里面有个有趣的人，去赏赏人，也是不错的。”

人家蜂拥过去是去赏剑，自家的少爷屁颠屁颠跟去，却是赏人。

青衣侍卫满目茫然，好半天，从心底由衷地敬佩并深切地感慨，少爷真是高深莫测啊，嗯，非常高深莫测。

少爷的心思你别猜，猜多了就会陷进来……

第二天，段家小少就坐着白马一路向苏州第一庄挺进。

照旧白纱遮面，双白玉的剑配在腰间，微微一动，便清脆作响，刚一出段府，就举步为难，不知道府里哪个仆人将少爷出巡的消息透露了出去。

这种信息，都是明码标价的，段家少爷出街露脸，起步价是二两银子，位居江湖少侠排行榜之首。一个月卖这么三四次信息，普通人家的月标准工资就出来了。

所以数不尽的大好青年，削尖了头，也要卖身段府，混个小厮做做。如果能当上上等小厮，还可以每日从少爷扔的垃圾里拣点少爷用剩的废纸、剩菜，行情照样好！

如果能弄到段小少的贴身内衣，简直是无价之宝！

经济利益无穷大啊！

满大街的姑娘、大婶，都挎着篮子，篮子里都是自发买下的花瓣，一个个满目含情地列在两边，见段水仙策马出来，尖叫、蹦跳，一边含情撒花。甚至大部分姑娘因为情丝如潮、心情澎湃，黑压压地倒下一大片。

段水仙一脸的高深莫测，端坐在白马之上，腰佩轻响，偶尔举手缓缓挥动，点头示意，脸如玉、指如兰。再那么偶尔扯扯嘴角，必然有被迷翻了的少女，尖叫一声，人事不知。

“小卫，今天花店的盈利怎么样？”段水仙一面挥手，一面挡去不停下落的花瓣。

“回少爷，一如既往地好。”骑着暗黑色杂毛矮马的青衣侍卫一脸的崇拜，双目里射出来的是浓浓的膜拜之情。

全城一共四家花店。

每次花瓣滞销，少爷就会亲自游街，带动的是自家花店的繁荣昌盛，所有的过期花瓣连同新采撷的花，一并都能卖到片叶不存。

少爷简直就是段家的一块金闪闪的活的金字招牌。

“嗯，那么下次你泄露我出游消息的时候，顺便捎上一条，本少爷喜欢天仙楼的松子玉米羹……，就是那个天仙楼刚创新的甜汤！”手一直在缓缓挥动，段水仙心平气和地弯腰同矮马上的青衣侍卫建议。

真是目光如炬啊！

矮马上的青衣侍卫膜拜之情更深了一个层次，眼睛闪成了星星，少爷真是高深莫测，居然能猜到是自己泄露了他出游的信息。

高深莫测，真是高深莫测。

所以说，出来混的，跟一个好老大很重要！青衣侍卫几乎为自己的幸运感动得流下泪来。

段水仙偏头，看向满脸呆滞、眼眶里含着一泡泪水的青衣侍卫，忍不住叹气：高深莫测个屁，自己的贴身随从就这么一个，本来打算悄悄出门，所以谁也没有告诉，现在泄露了自己的行踪，除了贴身的侍卫，实在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怀疑。

真是笨到极点！

段小少一边叹气一边从袖笼里掏出洒金折扇一枚，一伸手，“哗”的一下抖开折扇，形姿潇洒，飘逸无双。连带着，又是一波尖叫的高潮。

所以说，做天才不难，做一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天才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

唉，太难了……

段小少这边白马白衣，飘逸无双地游街。

萧五十郎却过得颇不是滋味。

首先，吃的是毫无滋味的馒头，一个还要掰成三份，每次只能吃这么一点点，再这么一点点。

第一晚住的是大通铺，不要说洗澡，就光那个床单，黑得连布眼都看不到。

一色的江湖人士，估计是混得最差的那种，衣衫褴褛，整齐划一地抱着破剑睡觉。

偶尔好奇地看过去，必然有人扯粗嗓门大叫：“看你个头，再看挖你的眼睛！”

五十郎哪里受过这种苦，第一天夜里就忍不住，瞄住了天字一号的房间，天刚微微黑，就手足并用地从天字一号房的窗栏上翻了进去。

屋子里并没有烧任何香，却自有一股淡淡的兰花香气，隐隐地飘来。

整个屋子收拾得很整洁。安安静静的，不像有人的样子。

床上的纱幔低低地垂下，一直垂在了地上，桌上放着糕点和茶水，那些糕点精致无

比。萧家算是暴发户之家，光是点心师傅就有四五个，花色多得跟天上的星星一样，就算这样，五十郎也没有见过这么精美的糕点。

吃了一天的白面馒头，再见到这么精美可口的糕点，五十郎的口水当下就泛滥成灾。

轻轻地取了一块，五十郎心虚地四处张望，入嘴即化，带着茶香，吃完一块，就忍不住想吃第二块。

床上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。

五十郎一下子呆住了，呆滞地，一点一点转头去看。

床幔的边缘缓缓地伸出一只手，白皙修长，指节圆润，像一个精雕细琢的艺术品一样，随着手的缓缓抬起，床幔渐渐地被撩起。

居然是一个极俊俏的男人。

秀发从肩披泻而下，黑亮亮的，像匹上好的绸缎。稍稍凌乱地在脖颈。腰际蔓延开来，面色稍稍苍白，眼睛却亮得很，在暗暗的屋中，闪着光彩。鼻梁高高，嘴唇虽然同样苍白，却小巧可爱。

弱弱地斜靠在床头，静静地看过来。

“你怎么进来的？”

声音很好听，悦耳撩人，却仿佛喘不上气一样。

“翻窗进来的。”萧五十郎很老实回答，赶紧将盘里的糕点狂塞进去几块，直噎得眼泪都要下来。

反正抓了现行，先把肚子填饱了再说。

然后，瞄见桌上的茶水，一口饮下，杯子的边缘居然有淡淡的兰花香味。整杯水喝完了，五十郎都不舍得丢下，这种味道太好闻了。

香气好像能自己钻进自己的肺腑，虽然淡，却极为霸道，一下子将自己的整个精神都抬了不少。

“你喝的那杯水，是我喝过的。”床上的人不动声色，很平静地陈述事实。

哈？

萧五十郎将杯子转了转，呆滞住。共喝一杯水，好暧昧的感觉，那不等于间接接吻？！

“那杯水里面，”床上的人无力地又咳了两声，上气不接下气地缓缓道，“有毒……”